

南社叢書選

貫成署



古

漢

書

說

解

卷

南社叢選

文選卷五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憲慧文選

徐自華字寄塵號憲慧浙江崇德人少與秋瑾友秋瑾死難寄塵與吳芝瑛收其骨而葬之辦競雄女校以繼秋瑾未竟之志民國元二年之間余與吳江陳佩忍葉楚倫常熟龐蘖子江寧陳匪石歙縣黃賓虹執教鞭於競雄稱一時之盛今錄文三首

笠澤詞徵序

昔黃山孫默無言居揚州嘗歲暮渡江欲徵鄒程邨彭羨門王阮亭三家所著麗農延露衍波詞合刊之陽羨陳迦陵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須卿饑寒蓋竊笑其好事也吾師巢南子當珠申末造揭橥民族倡導國人爲文章踔勵奮發盪人心魂節概昭著一時天下謀光復者固罔不知有巢南其人

矣。顧獨不屑取功名。殷殷然以倚聲自娛。所撰病倩詞。步武姜張肩隨辛柳。洵能合空靈雄健爲一爐者。然又自闕。惟恐人知。而時喜求他人之詞刊之。戊申歲暮。曾爲余刻懺慧詞。明年冬。又爲其鄉袁節婦刻寄塵詞。今歲又暮矣。吾師方從塞外歸。乃甫卸裝。卽盡刊其所纂笠澤詞徵。如干卷。噫。何其孜孜弗倦。而甚于無言之好事也。然余觀是編。始宋迄今代。有探討舉凡。達官名彥。寓賢閨閣。弘章鉅製。斷簡殘篇。罔不兼綜博采。次第分明。煌煌乎誠一邑之巨觀。而千秋之盛業也。詩有之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詞雖小道。而屬之掌故。則關繫至鉅。夫亦何遽可以好事目之耶。刊且竣來。督爲序。自慚弇陋。于清空騷雅之旨。茫無所會。惟當師編纂時。華固嘗執筆其後。爲之考訂而斟寫者。亦六閱寒暑矣。感歲月之不居。喜陳編之有獲。因爲序之如此。亦使讀其書者。知方今之世。菰蘆人物。尙有忍饑寒而爲無言之所爲者。其襟抱。又豈尋常所可測哉。

鑑湖女俠秋君墓表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姓秋氏。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聞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慷慨。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丰貌英美。嫋於詞令。高談雄辨。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所天。故紈袴子。至是竟不能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甲辰夏。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鵠。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得君一臨。蒞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摵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遊者。莫不歎服。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已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

海上俾成業焉。因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瞽。而閨閣荏弱。勸勸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不以爲苦。嗚呼。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仍往來吳越間。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創。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嗚呼。慘已。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議論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歛。畏忌者半。嗚呼。此君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冷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於岳王墳同不朽云。

蘭湘姊傳

姊名蕙貞。字蘭湘。姓徐氏。先叔父蓉史先生委女也。生而聰敏。性極豪爽。幼年隨宦長於珠江。叔父最憐愛之。公餘授以經史。穎悟非常。以需次縣令。政務殷繁。不暇時督課。而姊雅好讀書。能以靜者之心。潛通詩書之旨。恆閨中自相切磋。蓋未嘗一日受之師。云書法尤佳。有晉人風格。兼善尺牘。初未諳韻語。歲丁亥。叔父權篆順德函招家君。余隨侍同往。姊妹始常聚首。姊長余一齡。性情洽合。遂如蛩駟之相依。因同起臥。偕形影也。時余初學爲詩。出以相示。姊誦之喜曰。余思學此久矣。子旣能詩。幸教我。余唯唯謝不敏。自是朝夕苦吟。互相酬唱。詩成輒呈家君。改削。叔父政暇見之。亦往往許可。甫閱歲。叔父因病乞休。同歸故里。厭家居塵俗。養疴西湖。姊更詩學。日進湖水。當門山峯。在望。徘徊吟眺。日夕。其中香暖。揮毫霞舒。寫韻與余。及韻清女史詩筒郵寄。絡繹不絕。固自以爲分湖午夢。堂無稍焉。庚寅冬。叔母周宜人喪。姊哀毀躋踊。形神俱離。復以父

老弟幼。摒擋家事。吟咏遂輟。而姊自此病矣。已更增劇。遂卒。時壬辰二月廿四日也。年僅二十有一芳蘭委露。溘然而逝。玉竟長埋。香難再返。既夭其年。而所著度鍼樓詩稿亦俱散佚。不復得。烏乎傷已。會余檢舊稿。忽從篋得姊手鈔詩三十餘首。蓋均當時姊嫌字劣棄之。爲余所珍藏者。屈指姊亡已十二年矣。披章宛誦。涕淚潛潛。不覺襟袖盡濕焉。雖寥寥短篇。絕少巨製。然皆原本風騷。激發情性。語甚雋永。不同凡響。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此。獨惜乎其蘭摧玉折。先百卉而凋零也。余故重傷吾姊妹之薄命。因述其大略如此。並寫遺詩。敬附拙稿。吉光片羽。或藉此而存焉歟。甲辰正月穀日。妹自華撰。

次公文選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往歲客北京。與次公朝夕相見。次公之學務爲博覽記誦。勝人慨然有志于著述。余嘗以整理舊學之說。進次公。不以爲然。蓋次公謹守清漢學家之範圍。而不肯稍變也。今錄文五首。

小黃昏館詞自敍

敍曰少好修姱長丁憂患年未及壯而無生之氣自慮奄忽壽不得長乃纂平昔所爲詞如千首都爲一卷以付其友匪云見志留此吹劍之一吷而已自詩教廢墜填詞爰作溯厥機緘原本自天夫心知之靈陰陽五行之氣發乎無朕逝于無倪僥倖心而言無段於物獨意爲工存乎其人然而哀樂皆情樂有極而哀無極比興胥體比有涯而興無涯方予爲詞含豪邈然泊乎成章羌不自諭藥夫擊轅詎求和于九聲山雞舞鏡匪效瞯于鸞鳥同聲之應流傳之事夫奚敢望江水湛湛情理實勞脫不卽死或有寸進當繼是爲集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小黃昏館主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雲間高子今之岱阮華以實歛邃於聲詩淵淵乎東南之美文章道義之雄也世變倏忽流漂三古禍福之朕縣於眉睫邦人君子哀樂萬殊發爲詠謌各漸

其軌而憂。生念亂之言尤肆以朋興。高子慨焉用簣詩徵斷年三十極遷流也。  
實齋有言。詩教至廣。予謂六義首風。其德迺在比興。以此論詩。世道可覘。不圖。  
高子實獲立解。發憤箸書。合於聖人。不得已之惜。義法章句。抑又未已。昔者遺。  
山野史。中州撰集。蒙突悔吝。迺傳列朝。觥觥礪士。亦有別裁。不有高子。疇其四。  
之憶。昨與子荅薛。鄰門訪城南之蕭寺。夢桑乾之明月。酒酣以往。留題分均。狂。  
歌痛哭。以爲至樂。曾不幾時。懽遲去懷。涉江回風。悲來無端。所幸二人者。黃馘。  
槁項大命未至。猶得從容坐論是非。長短寧非天之所與邪。夫誠不至者辭不。  
靈慮不長者感不深。雖門鼓絃。孟嘗於焉。震涕河水。洋洋孔公。旋其車轍。明哲。  
之事知幾。之神旁通。觸類匪夷所思。不獨詩歟。也而詩可以觀。翱翔比興之域。  
擷國風之情采。匪風下泉治繫之下。士大笑豈不宜哉。高子知言。或者贊予。  
詩之彥能自得之。丙辰末春。睦州邵瑞彭謹敍。  
若迺嘉謚於于皇賡。幾復之隊緒。其迹與世俗已睽。其趣與先民亦少異。敦。

十年說夢圖序

吾友王子蓴農。南國華胄。西神散仙。壯志風高。驚才烟逸。握靈蛇之一珠。馳赤驥於萬里。王泰鈔二千卷文字。朱育通卅六國語言。舉凡雞次之典。蟠扁之篆。驢脣之書。龜臚之術。靡不成誦。在心緣督爲理。故其爲文也。丹瓊遙珍。綠蘭謝馥。雙管齊下。檀礬如七寶之樓。五采相宣。錦繡奪萬花之谷。酈炎見志。託詠靈芝。子暉恣時。寄懷冬草。天心月眉。羨逋翁之驚人鬼面。神頭闌晦菴之作怪。宜乎女媧白雪。繡到弓衣。添蘇碧紗。拂來塵袖也。涵芬樓小說月報之刊。君實主之。虞初九百篇比孔甲之盤。曹公三十里悟受辛之臼。千門萬戶如畫漢宮。九儒十丐欲競稷下。風行八殯。年歷十稔。因作說夢圖記其事。予受而讀焉。林篁長歎。疑先代之輞川庭戶。臥遊恍當年之宗炳。鬱茅作堂。因樹爲屋。二三泉甘。夏水欲滿三三徑。啓秋山如妝。曉風楊柳。耆卿酒醒而不知。流水桃花。子驥路迷。而難到。鋪紙上之烟雲。寓中年之哀樂。此固極尊農亡悽之思。而觸瑞彭以。

不盡之感者矣。夫茫茫天壤。我輩能狂落落。生涯世人。欲殺國腹荷香之曲。念人間之可哀。鬼頭梅子之詞歎華年之誰度。枯魚自泣苦狗虛餐。此十年中。君曾一爲金陵主帥。記室白門。諱罷青蓋悲來。訪三妹於鍾山弔四娘於舊院樓上。瓊枝奈何呼帝江頭。桃葉遺此憑誰。旣而迴帆打鼓。言辭西塞之山。吹笛披裘。間奏南飛之曲。海氣盪胸。隔雲潑眼。舟如蠡旋。屬若鹿盧。炎方諸國。周歷殆遍。緬甸故墟。乘興遊焉。蝦女詫其爲神。馬留請而說法。拜和尙於黃茅瘴裏。遲太監於棹舶風中。蠻單送客。晁聞豆蔻之歌。象背駛經。夜醉桃榔之酒。頭痛不憚。夫登山脚氣。且以之名集。然而域外之觀未畢。中原之事方多。烏喙聞歸而搖尾。彫題臨岐而賣淚。還居滬瀆。重探龍威。斯時海水羣飛。周道可怛。瓶根爲盜。鼠子齧人。君則閼焦先殼。遯之辭覓。夏統蠭蟻之食。燃脂暝寫。裘鍾爲疲。揅紙晨搜。衣珠可獲。言霏玉屑。汁蘸金壺。唾落九天。縑貴一字。聞者疑德。林爲古。人見者服。伯生爲老。吏而君方且嗒然若喪。淒其寡懽。斜陽烟柳自寫。斷腸落

月青楓長吟搔首回憶夏五之天相見春申之浦黃雞命簫赤鳥訪碣嚦蠟未  
燼嘶騎忽催思公子而賦離憂吟菩薩而懷乾曆圖披尺二路隔三千梨可作  
雲槐能審雨飛侵晨之雌鵠或遇歐公占入懷之蛟龍還期董相鳴呼人生百  
年疇非一夢前塵易感來日大難所願行歌哨遍莫談僧耳之婆從茲喚出趾  
離大罵摘脈之鬼翻起華嚴音義爲君虔呪婆珊寫成黼芾文章煩我重磨義  
墨豈不幸與戊午十二月社盟弟邵瑞彭

吳先生小傳

先生名文世字素亭一字治田淳安之雲村人歲貢生吳故邑世族多藏書先生得以博覽圖籍爲文詞姚易卓犖淵乎大雅書學海嶽翁能亂真尤者蕭閒堂記臨寫至數百本不少輟性狷狹設帳里中課諸生以羣經章句而不婢舉業人以是厭之雖乾之際文字獄興士相戒以忌諱先生顧不矜眷會門人某素無行先生妻詈之怨懟微知其詠雞冠花詩有不知何處飛來種也向花中

獨號王句摘上有司以爲姍謗遂下先生獄。讞定流貴州。先生妻先卒。遺一子一女。迺歸其女於邵某。族兄雨峯之祖忘其諱而與子偕比至黔中。仍繫縣獄。獄吏知先生文士。善晤之。偶倩其書楹帖。縣令見之大奇。留館署中。適撫軍某公爲其子求師傅。令以先生聞。聘之。並命先生子起標。件諸公子讀。諸公子業大進。賓主之間甚相得也。起標以是箸籍貴州。入學食廩餉。先生旋亦遇赦生還。後數年以疾卒。起標歸應童試。數不利。撫軍聞之。馳書浙學使者。復起標籍爲淳安縣學廩膳生云。

邵瑞彭。字起標。一名元幹。字亨衢。年六十餘。爲先子童子師。館予家三載。其言如此。信已。或言先生配所爲湖北棗陽。嘵亨翁授先子讀。皆黔中方音。及先子以授瑞彭。未改也。意者先至棗陽。後方入黔。與又聞同時長洲沈德潛有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偁王卒擢身。後之翫。而先生詩意略與之同。亦緣以獲罪。抑何其相肖耶。先生軼事。方志家譏。俱隱不載。亨翁一子蚤卒。遂無後。遺書多。

放失不可問。予恐舊聞之就堙也。輒箸之於篇。邑後學邵瑞彭述。

石門贊

并敍

去予家三十里而遙尋鳳里之南有石門焉。縣厓千仞下臨湍洵之岸溪水過  
壑石鑿鑿如鎚鉛束使回薄水益怒絕壁前阻路不能達。爰見雙闕。若噭中關。  
蓋人力削成者。陦五六尺深二十尺。強左右剉山骨爲階歷數十級。俾升降。印  
首可見青冥星辰。瞰於其顛。松燧獻於其會。魚龍呻於其窟。行者過之。輒黯黶。  
沮喪。雖春之日如窮。燄焉門鑿自誰氏。圖經不載。又無題名碑誌之屬。人亦靡  
有知者。予太息靈境之久闕而先民之績之不拘諸世也。爰贊之曰。

水咽地肺巖矗月魯何年鬼工鑿此石。闕楓槲秋蘆蘭蘢夏歇。惟有蒼苔萬古  
不威。伊水讓僻天台妬奇白日窈冥疑來神斐。梟冷息歎。蠻愁欲啼行人渴止。  
形慘魂悽。

鐵井贊

并敍

井在淳安縣治西偏宋紹聖間邑人汪常開所鑿政和七年僧用齊繚以鐵闌咸同之際邑被兵搥其闌齧焉泉出石骨甘冽異諸水旱亦不枯予昔年嘗汲之爰爲之贊曰

蚩龍張。召石魚剖。魯伯翳。鑿之。旬以寒鐵。圓月扶。夜幽琴鏡春。酌彼湛碧。臣性說。魂井闌。小腑泉德未虧。鹿盧宛轉不興。散波。

### 大至文選

諸宗元字貞壯別號大至浙江紹興人往年予與晦聞秋枚巢南亞子天梅石子諸君設國學保存會于滬上徵求藏書至二十餘萬卷貞壯之力居多今者卜居武林以詩文自娛嘯傲湖山真壯遠矣今錄文二首

### 酒喻

吾越人也。越之鄉以釀著。輦而鬻之於遠方。則其值倍其味。上北輸於京師。南走於滇粵。蓋吾國國權所及之地。無不知有越酒也。近聞某釀者日稀矣。吾嘗

以其故。叩於鄉人。鄉人輒曰。國人嗜飲者少。故釀業遂銳減。吾初以謂誠然。一日造業酤者而問之。則其所言有大異。所聞於鄉人者。且使吾不能須臾忘其言也。吾聞其言深貯於腦。不以告國人。則吾終身不忍近杯勺矣。業酤者曰。家世業釀。今改而業酤。言之至可哀也。昔臺灣之爲我國。有其地歲銷越酒。不可以數計。連酒之舟。帆檣相接。獲利亦奇贏。自乙未之歲。臺灣淪於日本。榷酒極重。曩之爲酒商者。相戒不敢趨臺灣。予之釀業。遂敗。然匪獨予也。予之鄰亦如是。惟臺灣人之愛祖國者。其餉賓客。仍以越酒爲貴。必輾轉而始能得之一。營之費價倍於往昔。二與七之比例矣。吾旣聞業酤者之所稱。述行市。惄惄不知東西。旣而奮然曰。吾國之土地。今改隸於他族者。不僅一臺灣也。吾國商業之不振。物產之不盛。不僅一越酒也。同沈憂之襲心。將熟視而無覩。此吾國人不得不自承其咎也。嗚呼。維持國貨。維持國貨。此非近日之恒言乎。然入五都之市。列廛而充架。什有八九爲舶來品矣。居一畝之宮。設饌而被服。什有三四爲